

March 2019

## Kuang Zhouyi's Monthly Lessons for the Annotation of Cheng Meng'an's *Ci*-Poems: A Summary Review

Yuping Pe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Peng, Yuping. 2019. "Kuang Zhouyi's Monthly Lessons for the Annotation of Cheng Meng'an's *Ci*-Poems: A Summary Review."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9, (2): pp.105-11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9/iss2/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综论

彭玉平

---

**摘要:** 学词是词学要义之一,修订与批点因此成为学词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者自审自订与师友彼此研讨则是主要的两种方式。清末民初,年轻人私淑名家习词成为一种风尚,这也因此催生了改词实践和改词理论的成熟,况周颐堪称是其中的代表。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癸亥甲子年填词月课,正贯穿了其改词理论和方法,在正律、改字、改句、改句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换意和提升词境、格调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示范。况周颐并在修择之余以批点、命题等方式引导陈蒙庵词学思想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不仅是以个人方式努力延续旧文体的生命,也是当时旧文化阵营共同心愿的反映。

**关键词:** 况周颐; 陈蒙庵; 填词月课; 吴梦窗

**作者简介:** 彭玉平,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侧重词学研究。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中文堂,邮政编码:510275。电子邮箱:hsspyp@mail.sysu.edu.cn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词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239]的阶段性成果。

---

**Title:** Kuang Zhouyi's Monthly Lessons for the Annotation of Cheng Meng'an's *Ci*-Poems: A Summary Review

**Abstract:** Learning how to compose *ci*-poems was an essential part of *ci*-poetry study. Therefore, revision and annotatio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ci*-poetry learning, which was mainly conducted in two ways: the author's self-revision and discussion with teachers and friend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a fashion among young people to study *ci*-poems personally with a master, and thus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ci*-poetry revision matured. A representative master in this period was Kuang Zhouyi. His monthly lessons for the revision of Cheng Meng'an's *ci*-poems in 1923 - 1924, which are still extant, reflect his theory and method of *ci*-poetry revision. Based on correcting meters, and altering words and sentences, Kuang Zhouyi demonstrated how to further improve on themes, poetic conceptions and styles. Meanwhile, Kuang Zhouyi guided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 Meng'an's thoughts on *ci*-poetry by way of annotation and topic assignments besides his revision. In the 1920s, whe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surging, Kuang Zhouyi's monthly revision lessons for Cheng Meng'an's *ci*-poems was not only his personal effort to perpetuate the life of the old literary genre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common aspiration of the camp uphol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ack at that time.

**Keywords:** Kuang Zhouyi; Chen Meng'an; monthly lessons for *ci*-poetry revision; Wu Mengchuang

**Author:** Peng Yuping, Ph. D., is a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nd poetry criticism. Address: Chinese Hall, Sun Yat-sen University, 135 Xingang West Road,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hsspyp@mail.sysu.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17ZDA239).

---

词学的一个重要内涵其实就是学词。清代词学极盛,而学词始终是其中要义之一。常州词派

理论家周济曾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唐圭璋编,《词话丛编》1643)这

一重要的词径说。这不仅是其词学的主要宗旨所在,也是具体开示重要的学词路径。职是之故,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多次论及学词之义:

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沉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次则讲色泽音节。

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漫。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词话丛编》1630)

这是情词恳切的学词指引,步阶井然而成就可期。但这是学词理论的表述,要真正贯彻这一主张,最便捷的方法仍是在对具体作品的自行修订或他人批点中发现问题,从而扬长补短,提升词境。

批点与修订一直是词史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张炎就认为诗歌尚且需要“旬锻月炼”,词就更离不开这样的功夫,他并严厉批评了填词后“倦事修择”、急于脱稿之风(《词话丛编》258)。而词史上因细加修订而成佳制之例更是所在多有。如宋末词人周密一时风传的西湖十景词,就是与霞翁“相与订正”的产物(唐圭璋编,《全宋词》3264)。而自改的情形可能更为常见,赵尊岳《填词丛话》卷四云:

改词之法,无论师友研讨,或自窜自订,首当求平贴易施,再进求精稳。其能于精稳之外,别立新意,而又不蹈纤佻者,更擅胜场。(屈兴国编 2768)

“师友研讨”与“自窜自订”是两种基本的改词之法。作为况周颐弟子,赵尊岳的这一体会应该更多地得益于其师对已作的批点实践。但当初况周颐批点赵尊岳词稿无存,无以明了具体的批点情形。顷读中华书局2016年影印、梁基永辑录之《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以下简称“况批陈词”)一种(与《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并《纫芳箴词》《纫芳箴琐记》《纫芳箴日记》三种合

为一册影印),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痕迹昭昭在焉。陈蒙庵师事况周颐时间略后于赵尊岳,则勘察况周颐所批点之月课,正可由此揭出久被词学史冷落的关乎修择理论与实践的话题,彰显出词之修择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 一、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及其与《纫芳箴词》之关系

况周颐晚年寓居沪上,词学声誉日隆。不仅不少专业的词人为之低首,世人也纷纷以得蕙风之词为荣,求词者络绎不绝。赵尊岳《蕙风词史》云:“时先生客沪,大人之求题以为增重者益夥。”(《词学季刊》82)能得况周颐一词,在当时的上海应该是一件倍感光荣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向况周颐拜师学词的年轻后生自然很多,在况门弟子中无疑以赵尊岳影响最大,但除了赵尊岳,同样师事况周颐的陈蒙庵也值得关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曾同时刊出陈蒙庵藏《况蕙风画山水扇面》真迹和赵尊岳藏《况蕙风手书词稿》真迹,可见况门弟子弘扬蕙风之学之心。

弟子拜师除了接受其师的词学观念外,更多的是接受老师对弟子习作的点拨与修订,出于创作的目的居多。而况周颐指导弟子作词,除了举示自己作品以为门径外,更多的是对弟子习作的直接批改,其具体指导、披阅赵尊岳词作的情形虽一时难得其详,但其批改陈蒙庵月课的部分文字却幸得保存下来,这为考察况周颐改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诚如辑者梁基永所言:

古代词家课徒稿本,今存世者希如星凤,此稿为我们研究古代改词手法与况氏词学思想,留下珍贵实录。(2)

此本除了修改之间见其填词观念,并有若干眉批指示学词路径,其可贵在此。

陈运彰(1905年—1955年),原名彰,字君谟,后改名运彰,字蒙庵,号华西,广东潮阳人。其父经商沪上,故陈蒙庵生长于上海,又因家世殷实,略无衣食之忧,故蓄志读书,偏好填词与金石之学。先后任职之江文理学院、太炎文学院和圣约翰大学等。著有《纫芳箴词》《纫芳箴说词》《思

无邪庵诗话》《蓬斋脞记》等。在癸亥(1923年)至丙寅(1926年)间,陈蒙庵拜师况周颐,习倚声之学兼及金石学。陈蒙庵曾追忆说:

岁癸亥,予学词于临桂师,月数四造谒。吾师楼居宴起,辄命又韩先应客,惟时予年十九。<sup>①</sup>

又韩乃况周颐公子。陈蒙庵把向况周颐拜师学词之年以及月访情况,大致作了说明,“月数四造谒”可见当时——至少是癸亥年拜访之频,这还不包括况周颐的回访以及两人共同参与宴请等公共活动。“况批陈词”今存癸亥、甲子两年填词月课凡九课,其中除了甲子(1924年)正月一课之外,余八课均为癸亥年所课,具体是四月两课、八月两课、九月三课、十月一课。从保留的月课情况来看,当时况周颐指导陈蒙庵填词的频率大概为一月三课,完整保留一月三课的仅有癸亥年九月,其他如四月、八月余第二、三课,十月余第一课,甲子正月余第二课。以所存月课而论,况周颐批点月课散失的数量应当不少。梁基永即言曾于友人处获见况周颐1924年批稿数页(梁基永2),盖一时未能购置,无法合共影印出版。但此七纸六词(以下称“况批稿散页”),笔者幸得梁基永支持,获睹翻拍件,对勘笔迹,乃陈蒙庵填词、况周颐批点无疑,因并为论及。

今本影印《纫芳箴词》,孚存(梁基永字)于跋文中说录词40阙,存目一曲,并指出此集“皆甲乙间所作,又多经蕙风删改者”(梁基永88),特别说明定稿中的文字渗透了不少况周颐的心血,这与陈蒙庵接受况周颐指点填词的时间也恰能对应。但勘察今本《纫芳箴词》,似是未编定之词集,理由主要有四:其一,原编无序跋,不合编集常例,今存跋文乃辑者梁基永补写;其二,稿本末列《珍珠帘·奈加瀑布》,只有词调、词题而无词,从书写方式及留空来看,显然应是拟接写而未及写完而已;其三,从月课之频,可知陈蒙庵作词数量应该不少,何以才选录46首(梁基永88),另存目一首?<sup>②</sup>其四,按跋文作者梁基永之语,此集“皆甲乙间所作”,若果然如此,何以只存“甲乙”即甲子(1924年)、乙丑(1925年)两年之词,而他年所作未见踪影?再者,似无充分证据证明此集仅选录这两年之词。凡此,跋文作者并未说明。

只要将况周颐批点陈蒙庵月课与《纫芳箴词》稍加比勘,即可知颇多癸亥年月课修订稿收录在内,因此言此集“皆甲乙间所作”乃显然与事实不符。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甲子正月第二课之《浣溪沙》(二首)、《春从天上来》《如梦令》《鹧鸪天》《蝶恋花》六首词并不在集内。而收录的癸亥年作品却甚多。如第20首《水调歌头》(山水好登览)、第21首《黄莺儿》(东风啼彻谁为主)皆是癸亥年三月第二课的内容,第40、41首《琐窗寒》(菡萏香消、月地云阶)两首是癸亥八月第二课的内容,第42、43首《苏幕遮》(惜离情、月如霜)是癸亥八月第三课的内容,第44首《紫萸香慢》(展重阳)、第45首《探芳信》(暗香骤)是癸亥九月第一课的内容,第46首《梦芙蓉》(红桥留均事)、第47首《珍珠帘·奈加瀑布》(存目)是癸亥九月第二课的内容。即以此显然未定稿之《纫芳箴词》,收录癸亥年(1923年)的词作即有十首之多(含存目一首),此集非“甲乙”二年可限,良可知也(梁基永辑6)。<sup>③</sup>今更多一证,《纫芳箴词》中收录的《台城路》(石顽未泐镌名字),虽未出现在今存月课中,但也是癸亥春况周颐命陈蒙庵填写者,或亦属月课范围。陈蒙庵《蓬斋脞记》记云:

癸亥岁春,侍先临桂师坐,得见《梁朱异玉造像》拓本,师亟称之,命为填词,曾赋《台城路》一阙。(《永安月刊》9)

此词幸得陈蒙庵记述,方知是癸亥年之作。陈蒙庵在《蓬斋脞记》中曾录此《台城路》词,与今本《纫芳箴词》本相比,仅个别文字有差异。<sup>④</sup>此词既是况周颐命题,则其经过况周颐之指点,当也是很自然的。由此似亦可推论,今存《纫芳箴词》中的作品,恐尚多癸亥年月课之作,只是月课无存,一时难以确证耳。特别是题写拓本、造像之词,很可能与况周颐的月课命题有关。陈蒙庵后来曾将此类词作总题为《纫芳箴金石词》,合《西河·宝华庵藏秦铁权拓本》《台城路·梁朱异造像,江宁甘氏藏》《八声甘州·郾字瓦,宝华庵藏物,蕙师命赋》《买陂塘·宋刻谢康乐像,明成化间重摹立石温州江心寺谢公亭》《梦芙蓉·明媛张红桥象研,武进程氏家藏》五词而成。<sup>⑤</sup>其中《八声甘州》一首又明确是“蕙师命赋”,《梦芙蓉》曾是月课,今存

手稿;《台城路》虽无手稿,但陈蒙庵明确说是蕙风命题,此词及《西河》《买陂塘》亦收入《纫芳箴词》中。鉴于以上情况,月课中的金石题材凉多况周颐命赋之月课,且多癸亥年所制,应无问题。

今存月课甲子正月第二课五调六词并未入选此集,况批稿散页七纸六词,虽未标明年月,但纸型一致,创作时间例应相近,其中《桃源忆故人》作于甲子年无疑,陈蒙庵小序原文云:

甲子八月,郢君避兵沪东,不通音问者经旬矣。九月■日,得其手书,并录《艾庐词》见示寄意,赋此却寄。

此词当作于甲子九月,《法曲献仙音》作于九月初三,也当是甲子之年,其它未标明年月者,作于甲子年的可能性也颇大,但此六词也无一入选《纫芳箴词》。而乙丑年是否有词入选,似也乏明证。既然集中尚无任何一词乃甲子、乙丑两年所作之确证,则称《纫芳箴词》为甲乙两年之作,应该是有问题的。

而从今本《纫芳箴词》最后八首皆为癸亥一年所作,则是否能由此推断此集可能有大致编年的迹象,暂存此问。则《纫芳箴词》前十九首以及第22至39首,这合共37首词其中是否可能有癸亥年之前的作品,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陈蒙庵汇编数年之作成集,尤其是将况周颐修订稿不易一字收录进来,显然包含着他对况周颐的敬重之心和缅怀之意。

今存《月课》虽跨癸亥、甲子两年,但实际只保留五个月的月课而已,而且除了九月有完整的三课,其余四个月的月课已有缺失。就现在月课的大致情形来看,每课的填词数量当以两首为常,癸亥年八课,其中七课皆每课二首,或两调各一首,或一调两首,仅癸亥十月第一课有两调(《瑞鹤仙》《清平乐》)五首,其中《清平乐》一调便有四首,而甲子年正月第二课则多至五调六首,合共25首(梁基永辑2)。<sup>⑥</sup>现在还不清楚况周颐与陈蒙庵约定月课的频率、每课词数以及准确的起始年月,就今存癸亥年的月课来看,每月三课,每课二调或一调二首,当是常规的情形。以此而论,况周颐的批点词作的年度总数应该在70首之上。这样一推算,即便是保留月课批点最多的癸亥年,散失的带有批点痕迹的词作也

有50首以上。

## 二、况周颐批点月课之方法与路径

检况周颐批点各词,声律是其改词重点之一。晚清民国时期,关于词是否要严守格律,其实有不同看法。蔡嵩云便认为初学填词,不必严守四声,以免影响词意的表达,形成律叶而文不工的情况,违背填词以抒情寄意的初衷(《词话丛编》4901—902)。而况周颐则是坚定的守律派,他认为如果能达到律与意的完美统一,就是填词至境,其快乐有不可形容者。他说:

畏守律之难,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病也。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意,似乎不必再改。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虽剥珉出璞,选蕙得珠,不逮也。(况周颐29)

况周颐当然明白守律不易,但他明确反对今人以前人不尽守律之作为借口而自放于声律之外。其实守律虽多拘束,却也有合律后的大快乐。况周颐有丰富的创作体会,所以对从畏律之难到守律之乐,有如此生动的描述。这也正印证了“读者视为天然合拍,实皆从千锤百炼中来”(陈匪石212)的事实。

况周颐语人严守四声,对门弟子当然要求就更为严格。今检批点月课,正多声律提点者。如癸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下阕第三韵,陈蒙庵原作“秋河斜度”,但此调正体此处格律应为“仄平中仄”,则“秋”字显然出律,况周颐批点:“‘秋’字不应平声。”并改“秋”为“绛”,以使仄仄合律(梁基永辑13)。若陈蒙庵《紫萸香慢》原词平仄多误,且意亦多未惬蕙风心意,故况周颐几乎将原词重写一过,并特地批注云:“凡经改定之句,四声均不误。”(梁基永辑19)癸亥九月第二课《梦

芙蓉》一词，况周颐批注云：“前段‘几’字、‘剩’字，后段‘应’字、‘耶’字、‘羨’字，平仄均误。”（梁基永 23）并为原词一一改正。癸亥九月第三课《华胥引》，况周颐标识甚多，皆为斟酌平仄之例，并眉批曰：“加△之字平仄误，共误六字，改定无误字。”（梁基永辑 27）一词平仄改至六处，真用心特甚。类似之例在月课批点中随处可见，蕙风批改之严谨细密可见一斑。

格律几贯通通篇，稍有疏忽，往往就不是一两处错误，尤其是初习者，若对古今字的声律变化不能谙熟，以今音度古音，难免有平仄出律现象。相对出律，出韵的现象较少，但也并非没有，况周颐对于陈蒙庵的出韵现象也及时指点。癸亥九月第二课《珍珠帘》用韵出入第三、第四部韵中，况周颐在批注中指出：“‘势’字入第三部，不与第四部叶。”（梁基永辑 24）填词虽有借韵一说，但也并非通例如此，有些邻韵是不能相借的。凡此可见蕙风论词精严之处。

填词又名长短句，但句式字数既固定，则每句的结构也就固定下来，不能在限定字数内随意更改句式结构。初习词中，可能每有注意字数而忽略句式的情况，陈蒙庵也不能免。癸亥四月第三课《洞仙歌》起拍，陈蒙庵原词作“鸟声乍起，梦转深深院”，但“梦转深深院”句式是二三结构，正体《洞仙歌》此句应该是一四结构，故况周颐为改“鸟声破梦，悄曲阑深院”，并在眉批中引北宋李元膺同调起拍之“放晓晴庭院”句以作为“一领四”的例证（梁基永辑 9）。癸亥九月第二课《梦芙蓉》煞拍，陈蒙庵原作“羨琉璃一篋”，乃一四句式，但况周颐对照吴文英同调词，此处为“仙云深路杳”，乃典型的二三句式，况周颐遂据改为“琉璃窥宝篋”（梁基永辑 24）。凡此句式变化，况周颐据宋人之例加以规范，可见其师法乎上的基本精神。

一般来说，况周颐的改笔若有出处，也随文批注，以示渊源。如癸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玉露》下阕，陈蒙庵原有“少陵别恨诗兴寄”句，蕙风将“别恨”二字改为“彩笔”，并旁注云：“《秋兴》句：‘彩笔昔曾干气象。’”将“彩笔”二字与《秋兴》句的关系点明（梁基永辑 15）。癸亥十月第一课《清平乐》第四首煞拍，陈蒙庵原句“好话鬢天旧事，记曾月下吹笙”，况周颐改为“说与鬢天影事，淡黄月下吹笙”。虽只改动五字，但情景显

然更生动，况周颐眉批云：“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梁基永辑 34）实际上把修改的依据和原因向陈蒙庵点出了。通过这些修改，我们就可以明白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为何一再强调“学填词，先学读词”，“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词话丛编》4415, 4417），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立填词应有的话语或词汇体系，以合乎词体本色当行之基本要求。

况周颐批点月课，注意意之连贯、丰富与圆足应是其基本方向，故既有语段组合修订者，也有删改几及全篇者。况批稿散页《桃源忆故人》上阕后段陈蒙庵原句云：“云中书带悲秋句。可抵停云春树。况是霜天迟暮。莫论江南赋。”况周颐批云：“上句不出哀字，下句意欠圆足。”其实是批评陈蒙庵以数句之幅不过写一个“哀”字，意思单一，有欠丰盈。故况周颐改为：“鱼中书带悲秋句，几费停云延伫。诉与哀筝禁否。莫论江南赋。”“云中书”原本无妨，但后有“停云”，故改“云”为“鱼”，既避字复，也暗中换一典故。“停云延伫”写出情感姿态，且延伫不足，再诉于哀筝，又用“禁否”二字回环其意。显然经此改动，哀意虽未变，但已经是曲折多变，情感也因此层层加深了。

换意可能是况周颐批点月课的一个基本角度，故一词改至数句甚至半阕以上者经见。如癸亥四月第二课《黄莺儿》，上阕况周颐几乎是重写一过。将陈、况二家词对勘，就知道况周颐是如何大幅度改变、提升陈蒙庵原稿之意了。录陈蒙庵《黄莺儿·咏莺，用屯田均》原词上阕于下：

三春春事浑无主。几度出于。幽谷公子，金衣交梭，上林芳树。惊梦不到辽西，更有销魂语。柳阴百转千声，只把春情，频向人诉。（梁基永辑 6）

况周颐改词如下：

东风啼彻谁为主。熠熠金衣，妍暖银簧，垂杨飞绵，杂花生树。教梦不到辽西，底事绵蛮语。恼它鶑唤春归，只把春情，频向人诉。（梁基永辑 6）

大致来说，陈蒙庵竭力描写黄莺在春天出没芳树

的动作、百转千回的声音,以及频向人诉的春情。意思顺承而下,几无波澜。况周颐的修改则明显增加了疑问,提升了态度,转变了情怀。陈蒙庵说春事无主,似与黄莺无涉;况周颐则以“谁为主”,暗中引出黄莺。起句直接到题,这其实是况周颐一直的主张。他在《蕙风词话》中说:

近人作词,起处多用景语虚引,往往第二韵方约略到题,此非法也。起处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便当笼罩全阕,它题便挪移不得。(《词话丛编》4416)

这是况周颐填词的经验之谈,当然也有理论渊源。如张炎就说过“词以意趣为主”的话,而意趣之可贵在“要不蹈袭前人语意”(《词话丛编》260)。这个意既要一笔到题,还要有创意。陈蒙庵所述之情景,大多在意想之中。况周颐便须由此生出波澜、开掘新意,“熠熠金衣”以下四句,即点出了一春之主的形象和动态特征。接下,陈蒙庵说惊讶于梦境不到辽西,况周颐则转云是“教”梦不到辽西,陈是感叹现实,况是主动安排。况周颐并再追下一问,既然不“教”梦到辽西,如何又出语如此“绵蛮”呢?接下陈词写黄莺欲诉春情,况词当然也有这个意思,但显然笔法腾挪,先是恼杜鹃唤春回,再写黄莺欲与人诉,显然黄莺要诉的不仅是自身的春情,也包括对杜鹃的恼恨之意。两词对勘,况周颐不仅丰富了陈蒙庵原词的意思,也增加了不少趣味,尤其是带有创新色彩的意趣。

况周颐对陈蒙庵月课的修改,有时持一基点,通改全篇,巧用系列典故,以转变或深沉其思。癸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金风》,陈蒙庵原词以秋风为核心,本在渲染秋景秋情,粗阅之下,似无大碍。但填词本一字不可轻过,何况题中点明之字。况周颐认为既题曰“金风”,“此题‘金’字须刻画”(梁基永辑 13)。也就是说这个“金”是不能忽略的,否则便不能说完全切题了。录陈蒙庵《琐窗寒》原词于下:

菡萏香残,梧桐叶坠,乍回残暑。依依拂柳,好似莫春,时序荐新凉,玉阑绣帘,兰台未作雌雄赋。乍中人娇怯,五铢衣薄,飒然来处。何许官嫔语。正夜半笙歌,秋河斜度。舒波皓月,恰好微云飞

去。佟萧萧落叶声中,者番早把商意露。更丁东铁马檐前,报道刚南吕。(梁基永辑 13—14)

陈蒙庵写香残、新凉、衣薄、皓月、落叶等,皆是典型秋景秋意,其中若一一追寻,与秋风自有关联。但此是秋风,而非“金”风。况周颐的修改便以“金风”为出发点,将原词改写一过,几近面目全非。录况周颐改稿如下,以作对勘:

菡萏香销,梧桐叶坠,更无残暑。佳人倚竹,自惜五铢。衣缕旧钿钗,艳称辟寒峭寒,怪底生琼户。伴一钩低亚,画帘西畔,飒然来处。何许官嫔语。正夜半笙歌,绛河吹度。舒波皓月,恰好微云飞去。佟萧萧落叶声中,裹蹄惯识芳草路。更钏铮铁马檐前,报道刚南吕。(梁基永辑 13—14)

两词对照,况周颐改稿上阕除了前三句基本未动,末句照旧外,其余几乎重写。下阕主要改动一处,即用“裹蹄惯识芳草路”取代“者番早把商意露”,余仅改动一两字而已。改动如此之多,改动的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各个角度刻画这个“金”字。为说明改动之由,况周颐作了不少批注,兹分录如次,并与改后词句相对应:批注“金缕衣”,对应词中“衣缕”二字;批注“汉宫人以辟寒金饰钗钿”,对应“衣缕旧钿钗,艳称辟寒峭寒”云云;批注“孟子:岂谓一钩金”,对应“伴一钩低亚”句;批注“裹蹄金,见《汉书》武帝诏”,对应“裹蹄惯识芳草路”句;批注“略切金”,对应“钏铮”二字。除了这些直接对应修改后文本的批注,况周颐另有批注云:“金风,西风,西方于行为金”“月称金波”等等。之所以特别批注“月称金波”,可能况周颐原想以此修改词中“舒波皓月”一句,但又觉得这表述本身已经很好,故虽批注而未改,不过是让陈蒙庵了解更多关于“金”的词汇和典故而已(梁基永辑 13—14)。况周颐如此注重切题,反对言说汗漫,其实也是词家通例。沈义父也说:“如咏物,须时时提调,觉不可晓,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词话丛编》279)况周颐一再暗用与“金”相关的典故、词语,正是“提调”“印证”之意。陈蒙庵原稿题注“金风”,实类同“咏

物”，但未曾充分注意及此，况周颐指导他填词，当然要从严要求了。

有时为了一些特殊字词的使用，况周颐难以在对陈蒙庵原作的修改中完整体现自己的想法，因此干脆另作一词以为示范，大要在语境切合、词意准确并关合全篇。陈蒙庵《紫萸香慢》下阕原云：“难把愁平。避灾莫登高去，又惆怅望瑶京。”况周颐将其改为：“无限消凝。避灾约登高去，伫尘雾敛沧溟。”（梁基永辑 19—20）何以陈蒙庵言“避灾”而“莫”登高去，而况周颐则曰避灾而“约”登高去，则避灾与登高的关系，实应费心思量。况周颐改之意犹未尽，另作《鹧鸪天》以具体展现“避灾”与重阳的关系。其小序云：

重阳不登高示绵初、密文两女。客有作重阳词者，用“避灾”二字，此字不易用也。（梁基永辑 21）

这里的“客”就是陈蒙庵，而客作重阳词，即陈蒙庵癸亥九月第一课《紫萸香慢·展重阳作》。陈蒙庵在甲子正月特将况周颐此词抄录在癸亥九月第一课之后，并附记云：

右吾师蕙风词隐所作。余赋《紫萸香慢·展重阳》词，用“避灾”二字。师为备论此字不易用。越数日，复作此词，以示所以用之之法。词题所称“客”者，即谓余也。此阕曾披露于十三年元旦《申报》。（梁基永辑 22）

况周颐《鹧鸪天》与陈蒙庵《紫萸香慢》之关系，正因“避灾”二字而起。况周颐先是批点并当面备论，继而再作一词以示范，其指导之用心真在可感。当日之备论，料多精彩，惜无法起况周颐、陈蒙庵以问；但当日之批点尚在眼前，略可见些许言论陈迹。录况词于下：

秋是愁乡雁不来。登高何望祈风埃。暂时枫叶浓如锦，何处萸囊避得灾。怜霸业，委荒苔。即令戏马亦无台。何如偃蹇东篱下，犹有南山照酒杯。（梁基永辑 21—22）

陈蒙庵的《紫萸香慢》曾被况周颐批评，认为用语过于衰飒，而此《鹧鸪天》虽也有秋愁、荒苔、偃蹇等语状写低沉萧瑟之秋景秋怀，但先去登高祈望之心，次佐以如锦之枫叶，再慰以南山之酒杯，抑扬之间，颇见其趣。陈蒙庵用“避灾”二字以合登高之事，而况周颐则用避灾之事贯乎全篇。其差异在此。

况周颐何以说重阳登高用“避灾”二字不易呢？那是因为避灾之说典出多源，各成体系，若仅择此二字模糊用之，实成无根之词，令人彷徨其间，难得旨归。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重阳登高以避灾之事传与汝南桓景有关，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某日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或有灾，你赶紧回家，让家人各备绛囊，盛以茱萸，系以手臂，然后登高并饮菊花酒，灾祸自去。今人重阳携带萸囊登高饮酒之风，盖始于此。重阳避灾之说当然别有说法，但此是流传较广者。

今检况词，实是反用此典，小序即已言明“重阳不登高”，因为“登高何望祈风埃”，事实上年年登高，年年萸囊，何曾真能避得灾！所以登高的意义也就发生了转变，也因此才格外注意到登高所见满眼之如锦枫叶。结句也回到典故中，偃蹇东篱，相对南山，菊花酒畅饮依旧，而偃蹇者依旧偃蹇。况词要表达的不是借助外物来避灾，而是以自我安顿来笑对灾祸。现在我们能明白况周颐既先申明重阳不登高，然后继续使用避灾典故，是从传统中翻出新意，其所谓避灾二字“不易用”，乃是就翻新出奇之不易的角度而言的。用典而不限典，甚至反用典，以此彰显出新的更纯粹的情怀，这当然是从创作的高标准出发提出的新要求。

### 三、陈蒙庵填词月课之选调、批点与况周颐词学思想之关联

况周颐除了在声律、韵脚、字词、句式、达意、词境等多方面提升陈蒙庵的填词水平外，同时也利用眉批等，为其指出填词向上一路。如关于趣味，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似并未特别予以强调，但在陈蒙庵癸亥四月第二课《水调歌头》的批点中，况周颐将陈蒙庵原句“一笑问人世，谁得乐其中”改为“莫问酒清浊，得趣便须中”，陈蒙庵是从主体身份而言人世之快乐，况周颐改动之后，便转为从酒中得人生趣味，从纯粹的主观感受转变



为从客观对象中获得趣味。况周颐不仅整体改动了这两句,而且专门批注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聊复一中之。”(梁基永辑5)其实是交代了之所以如此改动的原因所在。况周颐虽然未具体解此“趣”字,但对勘陈蒙庵原作和况周颐修改文字,大致可知况周颐此处所谓“趣”应是化议论为情景,从情景描述中带出议论的意思。

癸亥年,陈蒙庵向况周颐请教填词时,不过虚岁十九岁,正值青春好时光,然其《紫萸香慢》写重阳,既有“一天冷落凄清,看黄花蕉萃”云云,又有“秋光迟暮”“飘零”“败叶”等词句。况周颐料多不满,他一方面大力修改,一方面批点云:“少年人作文字,不拘何题,宜切戒衰飒语。”(梁基永辑19)陈蒙庵是否果然有强说愁滋味的嫌疑呢?重阳虽在秋季,但风景因人而不同,少年情怀即便在冷落之秋,也应该别有生动之气。故况周颐拟身于陈蒙庵,将全词气象翻转为明丽秋光。如将“一天冷落凄清,看黄花蕉萃”修改为“碧云浣出秋清,对黄花依旧”,将原结句“更败叶已吹满城”修改为“也璀璨锦舒晚晴”。两相对照,气象明显清拔许多。类似这样三言两语的点评,虽不多,却极具针对性,对引导陈蒙庵的审美趣味以及情感基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在陈蒙庵月课及况周颐的批点中,吴梦窗是出现频率颇多的一个名字。梁基永曾对月课而用梦窗自度曲《梦芙蓉》这类僻调深致疑问(梁基永辑4)。其实况周颐曾对此有过一定说明,他说:“词无不谐适之调,作词者未能熟精斯调耳。昔人自度一腔,必有会心之处。或专家能知之,而俗耳不能悦之。”(《词话丛编》4526)可见在况周颐心目中,调无生熟之分,也可不问是否自度,关键是作者若能得调之会心处,便可臻“谐适”之境。在这一观念之下,梦窗词较多进入月课学习范围,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癸亥八月第二课后所附《宴清都》《月中行》二调虽未成篇,但前者副题“拟梦窗赋连理海棠和韵”,后者副题“寒夜用梦窗和黄复庵韵”,似有规模师法梦窗的用意。况批稿散页《法曲献仙音》的副题也是“九月初三夜作用梦窗均”。癸亥九月第二课《梦芙蓉》《珍珠帘》,况周颐批点时以梦窗句式为依据修订蒙庵句式之失序。如“‘琉璃’句,梦窗作‘仙云深路杳’”,“此句改从梦窗”,“第二句与《词律》所据梦窗、玉田、六一三体均不合”,等等(梁基永辑

24)。凡此皆可见况周颐心中依傍所在。

但读过《蕙风词话》的人谅必知道,况周颐明确说过“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词话丛编》4418)的话。何以有此判断呢?况周颐解释说:

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珊瑚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词话丛编》4447)

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颖慧之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词话丛编》4447—48)

这两节话对梦窗词特征的总结相当精准。大要而言,梦窗词丽密在外,但内含聪明与魄力,故能使语言丽而外相不呆、意象密而内气疏宕。聪明与魄力云云,其实要具体落实到潜气内转的笔法上面,经此潜气内转,使词作内蕴深厚而外象密丽,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但晚近以来学梦窗者大多停留在学其丽密之处,又因为聪明与魄力不够,使得丽密成为纯粹的丽密,貌得梦窗之表象而实失梦窗之底蕴。这是况周颐把绝顶聪明作为学梦窗词前提之一的原因所在。

但梦窗词的特殊魅力也是学词之人难以抵挡的,尤其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将梦窗词列为学词必经之一家之后,到晚清之时,梦窗从四家之中异军突起,词坛大多已不遑追求清真之浑化,至梦窗便已流连忘返。尤其是王鹏运、朱祖谋精校梦窗四稿,朱祖谋、夏承焘、杨铁夫等复为之笺注,令梦窗词以一种强势的面目出现在词坛上。而晚清民国词坛祭酒如朱祖谋、况周颐等又在创作上大力鼓吹师法梦窗词风,遂致无论是词坛宿将,还是填词新军,都以师法梦窗词为一时之风尚。但真正“研究”过梦窗词并有较多创作实践的况周颐心里十分清楚,梦窗词风虽席卷南北,但能得其仿佛者寥寥,而能得

其精髓者则更罕见。这才是况周颐提出慎学梦窗词的原因所在。

内蕴沉挚深厚之思，挟之以灏瀚流转之气的梦窗词，当然值得好好学习。只是作为初习者，若高悬梦窗之《霜花腴》《莺啼序》《八声甘州》等词为师法对象，不免有略过初阶、凌空飞越而直抵梦窗高境的嫌疑，未免太过富于想象力，故陈蒙庵月课选用梦窗自度曲《梦芙蓉》，也不过是其中较为清越者。而《宴清都》《月中行》二调很可能是况周颐专门布置之调，不仅是和梦窗之韵，也当有从梦窗稍浅近处入手，然后拾级而上之意。

癸亥九月第二课之《梦芙蓉》既是梦窗自度曲，且在宋人中也仅此一曲。此词既被认为谐婉可学，则拈之以为月课，也颇得宜。勘察况周颐批点修改之迹，正可见其对梦窗词风的引导之力。录陈蒙庵《梦芙蓉·题张红桥研象拓本》原词于下：

红桥留韵事。记芳邻乍卜，小名唤起。玉人清课，长伴琤闺里。墨花香凝翠。当时几许诗思。思谪鬢天，剩镌容■石，潘鬓定憔悴。应有臙痕细腻。曾写蝇头，不尽回文字。断肠人種，幽恨露眉意。画图非邪是。依稀月下环佩。省识春风，羨琉璃一篋，不数平津秘。（梁基永辑 23—24）

再录况周颐修订稿如次：

红桥留韵事。比苕华刻玉，旧题小字。个侬清课，长伴兰闺里。墨花香凝翠。年时多少吟思。唤彻真真，消莺昏燕晓，潘鬓几憔悴。认取奩尘麝膩。曾写回文，并巧苏家蕙。小鸾标格，珍重到眉子。玉肩何处是。依稀月下环佩。省识春风，琉璃窥宝篋，不数平津秘。（梁基永辑 23—24）

况周颐的改稿被收录在《纫芳箴词》的煞末，除了题目将“研象”改为“象研”外，其余照录况本。平心而论，陈蒙庵词中若“墨花香凝翠”“断肠人種，幽恨露眉意”云云，读来已有几分梦窗韵致。若非填词之前对梦窗词曾下过一定的功夫，难以有

此神似梦窗之句。尤其“墨花香凝翠”句，其语言意象之丽密一似梦窗之“蝶怨夜香留”句。陈蒙庵之“聪明”由此可得一证。

但通读全篇，风格仍时有未谐，当“魄力”稍欠。若“记芳邻乍卜，小名唤起”“应有臙痕细腻。曾写蝇头，不尽回文字”云云，意思稍显单薄，且语势过于流利，未见丰盈之意与浩瀚之气。况周颐谅对此也有体会，故于此修择较多。将“记芳邻乍卜，小名唤起”修改为“比苕华刻玉，旧题小字”，陈蒙庵两句乃顺承而下，合写记取芳邻小名一意；而况周颐改笔则顿显跌宕之姿。据《敦煌高纳之郡府纪年》云：“桀伐岷山，岷山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太平御览》502）《竹书纪年》的记载与此大致相似。<sup>⑦</sup>在此后的演变中，“苕华刻玉”逐渐喻指有容德之美的女子。这个“芳邻”的不凡经此典故便显现出来，而“旧题”二字更衬写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陈蒙庵的“应有臙痕细腻。曾写蝇头，不尽回文字”原句，从以数句合写一种连贯的情景来说，也无问题。但若按照梦窗词“丽密”的要求，便多少有些丽而不密了。况周颐改为：“认取奩尘麝膩。曾写回文，并巧苏家蕙。”陈蒙庵着力表现拓本中女子眉黛细腻，以蝇头之字，细写情怀，情景也自旖旎可亲。况周颐则把陈蒙庵空中的猜想直接变为现实的辨认，且以“尘”“膩”二字增加辨识之难，而对其以回文字述写情怀，则再辅以比较，追加一典，其文字的力度、意思的厚度以及气脉的强度便自然要高过一层。

在月课页面留下的文字固然见况周颐之部分词学旨趣。此外，况周颐批点月课，也有当陈蒙庵面进行者，如曾当面“备论”其《紫萸香慢》用“避灾”二字之不易用者（梁基永辑 22）。可惜这一番“备论”，今日已无法得闻。但检《纫芳箴日记》，竟有记录况周颐面谕之论者，弥足珍贵。如六月十九日所记，陈蒙庵携两稿呈送况周颐，况周颐当即予以修改。当日师生也曾共赏诗，日记记其事云：

师(按,即况周颐)读之,称其诗极奇,其奇妙在澹。又曰:“词笔亦可用奇。刘须溪词是已。诗奇要结实,词奇空灵。”(梁基永辑 105—106)

况周颐对诗词之奇充分肯定,但他注意到诗、词之奇各有不同,诗歌之奇不能落于空幻,要结到实处,而词之奇则要体现在“空灵”的词境之中。虽然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似未明确提出词尚奇的说法,尤其未见从空灵中见奇幻之说。但况周颐一再强调在听风雨、观江山之时“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之词心在;又言:“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词话丛编》4411—12)凡此“万不得已”之心及“匪夷所思”之念,显然有非同寻常之处,这也当可大致呼应此处空灵之奇的说法(《词话丛编》4413)。<sup>⑧</sup>词之一境有此,自可丰富词之格调风神。陈蒙庵偶记文字,也可略补蕙风词学未畅之旨。

仅从上述简单比较,即可知况周颐在诸多笔法、意象、用典等多方面引导陈蒙庵填词向吴文英靠拢的倾向。<sup>⑨</sup>这也可见,月课虽只是填词初阶,况周颐固然要对陈蒙庵进行基本的方法、结构、意脉等方面的引导,如应有“意趣”、奇笔,力戒“衰飒”之气等,更注重对其未来可能的审美方向的引导,这当然也与晚清以来,经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先后鼓吹,梦窗词风在当时风行南北有关。这是月课选调的部分原因,也是况周颐修改和批点的部分依据,值得注意。

#### 四、词苑传芬:陈蒙庵的请益之勤与况周颐的提携之意

经过况周颐如此费心的指点,陈蒙庵的词艺也由此得到长足的进步。民国时期,陈蒙庵的词渐入作者之林,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曾提及陈蒙庵乃蕙风弟子,评价其近词数阙“造诣益进”(夏敬观 18)。叶恭绰《广篋中词》卷四也选录陈蒙庵《减字木兰花》(梦长更短)、《徵招》(芳尘不度凌波远)二首。能取得如此填词成就,当然与陈蒙庵的天赋、勤勉等有关,但况周颐的点化之功也是不可忽略的。董寿慈《云窗授律图序》云:

吾友蒙庵词兄[……]夙昔师承,永惟临桂。曩者见示云窗授律图卷,乃知稼轩奇恣之采,传自坡翁;烂窟婉约之风,本诸无咎。渊源所在,寝馈无忘。观其师门风义之深,可征词苑传芬之美。(梁基永辑 41)

词学率多师承渊源,而陈蒙庵的师承则是“永惟临桂”,此“临桂”即以况周颐籍贯来指代况周颐其人,这是深知陈蒙庵词学源流的董寿慈必须强调的。夏承焘也将陈蒙庵师事况周颐,拟之如朱祖谋传砚龙榆生,而有“彊村授砚当传薪,临桂宗风又见君”之句(梁基永辑 43)。其实不遑董寿慈、夏承焘特为拈出此事,况周颐在《洞仙歌·题云窗授律图》也有“随分商量到清课。远致属声家,淡墨溪山,君知否、个中薪火”(梁基永辑 42)之句,略见他与陈蒙庵商量清课之情形。陈蒙庵有缘亲炙一代词宗,于月课批点之间,况周颐为指出向上一路,这无疑快捷而有力地提升了陈蒙庵的填词境界。

陈蒙庵志从蕙风问词,其《云窗授律图》亦略表其心迹者。此图乃陈蒙庵请况周颐之子况琦(字又韩)绘制,况周颐遵嘱为赋《洞仙歌》一词略写彼此情缘,并于图后附识云:“陈生蒙庵有志声律家之学,就余商榷,素心晨夕,此图得其仿佛。”(况周颐 535)可见陈蒙庵请学之勤与况周颐赏识之意。

关于填词月课的批点,因为有的作品改动甚大,或者几乎是重写一过,修择应该需要一定时日。但从日记中可知,也有的月课批点是当面进行的。如六月十九日记云:“谒蕙师,携两稿就改,即改。”此即当面批点修改之例。而同日记“题[……]耄耋图词,改毕,携归”,则明显是此前呈送给况周颐的(梁基永辑 105—106)。可见其频繁往返况府,送呈月课及取回月课批点,当是其中主要事项。乙丑六月二十七日,况周颐赴苏州,七月一日即记云:“寄蕙师苏州信,索改寿词,并寄题岩居水饮图词去。”(梁基永辑 109—110)可见此寿词乃此前呈送给况周颐的,估计已有时日,故索回况周颐修改后的寿词,同时再寄一词并请修订,此《题岩居水饮图》调寄《鹧鸪天》,似作于六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陈蒙庵曾自行修订一过。二十六日,陈蒙庵访况府,适况周颐准备次日赴

苏,正料理行装,颇为忙碌,而当晚赵尊岳又设宴为况周颐饯行,故此稿或未便交况周颐(梁基永辑 107—108)。七月十五日日记言及况周颐之子况小宋携况周颐手函至,信中谅有二词修改稿在。仅此寥寥数页日记,也略可见陈蒙庵请益之勤及况周颐批点之多、之速。

陈蒙庵当然也是悟性较高之人,在况周颐指导下,进步亦明显。今检《蕙风词话》,况周颐也时举蒙庵词以为褒评,如评陈蒙庵赋《满江红》(一片苕华)题某拓本词:“歇拍美人名字,关合有情,全阙为之增色。”(况周颐 551)评陈蒙庵《摊破浣溪沙》(红娘绡衣翠映眉):“过拍、换头并有思致。”(551)所谓“二难”,典出《世说新语·德行》,意即皆为高才,难分伯仲之意。此在在可见况周颐对陈蒙庵的提携之意。况周颐在几乎通篇改写陈蒙庵《紫萸香慢》一词后,自己也很有感慨地说:“改笔似此,认真之至,亦至不易,毋忽。”(梁基永辑 20)所谓毋忽,乃告诫其斟酌词篇,须至慎之意。修订词稿也是不断提升词境的过程,故也甚不易。《蕙风词话》所云“作词至于成就,良非易言”(《词话丛编》4412),亦是此意。

就填词而言,无论是初习者、成就者、专家,还是名家甚或一代宗师,改词都是不可忽略的。民国时期的朱祖谋堪称词坛一代宗师,其总体影响力尚在况周颐之上,而他的词同样也多请况周颐批改。陈蒙庵曾回忆说:

当他(按,指朱祖谋)填一首词成功,就跑到况先生那里,写了出来,先说:这个字不好,那一句不对,你看怎样?你替我改。于是况先生改了,推敲着,吟哦着,那读词的声音,很尖锐,使着长腔,抑扬顿挫,非常好听。[……]过几天又来商量了,却添上了张孟劬(尔田)先生的改笔,仍是不满意。结果等定稿出来,全不曾采用,却是撷取众长,重加熔铸,自然他的词集里,没有一首不是绝妙好词。(《人之初》11)

朱祖谋当然不似陈蒙庵,虽敦请友朋修改,但也自有主张。故况周颐、张尔田的改笔虽都没有出现直接在朱祖谋的定稿里,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吸收近来,只是经过重加熔铸后,难以一一指出改

笔而已。从陈蒙庵的追记里,朱祖谋填好词请况周颐修改也当是一种常态,这当然体现了朱祖谋放低身段的姿态,但也意味着况周颐高出一筹的创作地位。以此而言,修择之与填词,简直是相伴而行的。尤其如陈蒙庵在填词之初能得词坛祭酒况周颐如此悉心指点,此在陈蒙庵而言,能师法乎上,门径高阔,不入旁道,也当是其人生之幸;而在况周颐而言,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的二十年代,旧体如填词,能不被弃置,学有传人,醉心如斯,且不绝如缕,也当是老怀堪慰的吧!

#### 注释[Notes]

- ① 参见陈蒙庵:“忆昔——赠况教授又韩”,《永安月刊》102(1947): 33。大概在癸亥年初,陈蒙庵即拜况周颐为师了。陈蒙庵在《蓬斋胜记》中即有“癸亥岁春,侍先临桂师坐”云云。参见《永安月刊》114(1948): 9。
- ② 孚存《纫芳簪词跋》言此集“词存四十曲”,然据笔者一一覆按,当为四十六曲。
- ③ 梁基永其实也注意到有癸亥年月课部分作品入选《纫芳簪词》的情况,如其在《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前言》中即说:“前举《梦芙蓉·题张红桥研象拓本》,月课作于癸亥(1923年)九月,《词稿》中钞正本为第四十首,与况氏所改同。最后存目之《奈加瀑布》亦见于《月课》之中。”梁基永虽然对勘两本尚欠仔细,缺漏数量甚多,但毕竟注意到癸亥年词稿有收录于《纫芳簪词》者,既如此,何以仍断言《纫芳簪词》“皆甲子乙丑(1924年—1925年)作品”,此甚不可解。
- ④ 两本差异如:《纫芳簪词》本“名字”“几成”“谁为”等,《蓬斋胜记》本作“名氏”“已成”“畴为”等。参见陈蒙庵:《纫芳簪词》,《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梁基永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62—63;《永安月刊》114(1928): 9。
- ⑤ 参见陈蒙庵:“纫芳簪金石词”,《国光艺刊》2(1939): 39。按,诸词副题文字与月课及《纫芳簪词》所载稍有不同,大要在补充藏地、藏家之名。
- ⑥ 梁基永说:“课稿有纪年,现存癸亥(1923年)四月到甲子(1924年)正月共二十三首。”按,此统计有误。癸亥九月第一课虽有《紫萸香慢》《探芳信》《鹧鸪天》三首,但末首《鹧鸪天》(秋是愁乡雁不来)实是况周颐自作,陈蒙庵录以记相关填词之事耳,不应在统计之列。而癸亥十月第一课《清平乐》有四首,梁基永或误作一首,故合共25首。
- ⑦ 《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瑛。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若是琬,华是瑛。”参见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5—16。

⑧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夫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知，无甚关系之言，宁非浪费楮墨耶！”要求创作要另开蹊径、别张新论，这当也体现出对“奇”的审美旨趣的一种部分认同。

⑨ 关于对梦窗词风的关注，可能也与之有关。据龙榆生言：“梦窗词集为老人用力最勤者……圈点至十数过。”参见朱祖谋：“彊村老人词评三则”，《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379页。今检《纫芳簪日记》，颇多与朱祖谋交往的记载。陈蒙庵自己也曾说：“在我认识的几位老先生当中，况蕙风（周颐）先生以外，要算是和他最熟悉。况先生故世之后，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见面的。”如此频繁的见面，其间有关于词学的交流简直是一定的。而关于朱祖谋为人改词，陈蒙庵更是亲见亲闻，他说：“（朱祖谋）对于后学的奖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人拿词稿给他看，没有不是极口称赞的，同时随手指指出某处不妥，某字失律，或把稿子放在他家里，就批上许多的字。有时太客气了，也会使人啼笑皆非。原来他在稿子上写着几句好评语，其他便是替你改正笔误的字，或把词调的别名，换上一个原来的调名，看上去写了许多，其实都可以省得的。”以上见陈蒙庵：“我所认识的朱古微先生”，《人之初》1（1945）：9、11。

#### 引用作品 [ Works Cited ]

- 陈匪石：《声执》卷上，《宋词举（外三种）》，陈匪石编著、钟振振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 Chen, Feishi. *Sound Obsession*. Vol. 1. *Song Ci-Poetry Selections (and Three Other Works)*. Eds. Chen Feishi and Zhong Zhenzh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 陈蒙庵：“我所认识的朱古微先生”，《人之初》1（1945）：11。
- [ Chen, Meng'an. "Mr. Zhu Guwei As I Know." *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1 (1945): 11. ]
- 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 Kuang, Zhouyi. *An Annotated Edition of Huifeng Poetic Remarks*. Ed. Qu Xingguo. Nanchang: Nanch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 李昉：《太平御览》第七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 [ Li, Fang. *Imperially Reviewed Encyclopedia of the Taiping Era*. Vol. 7.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4. ]
- 梁基永辑：《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 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 Liang, Yongji, ed. *Kuang Zhouyi's Monthly Ci-Poetry Revision Lessons for Chen Meng'an, and Chen Meng'an's Criticism of Baishi Taoist's Lyric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6. ]
- 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 [ Qu, Xingguo, ed. *Ci-Poetry Criticisms Series (II)*.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 《词学季刊》1.4（1948）：82。
- [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Ci-Poetry Theory* 1.4 (1948): 82. ]
-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 [ Tang, Guizhang, ed. *Complete Ci-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 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 ---, ed. *Ci-Poetry Criticism Ser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 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夏敬观词学文集》。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8。
- [ Xia, Jingguan. "Poetic Remarks in Rengu House." *A Collection of Xia Jingguan's Essays on Ci-Poetry Studies*. Zhengzhou: He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18. ]
- 《永安月刊》114（1948）：9。
- [ *Yong'an Monthly* 114 (1948): 9. ]

（责任编辑：查正贤）